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铁道游击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铁道游击队>>

13位ISBN编号：9787020074532

10位ISBN编号：7020074537

出版时间：1958-9

出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知侠

页数：536

字数：42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写出的。
远在抗日战争时期，鲁南地区确有这样一支游击队，开始在临（城）枣（庄）支线，以后发展到津浦干线上活动。
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了很多惊人的英雄斗争事迹。
当时，知侠和他们在同一个地区工作和作战，对他们比较了解和熟悉。
后来为了写作这《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铁道游击队》，知侠和他们又曾在一块生活过，直到现在，知侠和他们几个主要干部还有联系。
原先，知侠想把他们所从事的斗争，用传记或报告文学形式来写的，以后改为小说来写了。
对他们的斗争事迹，不加以艺术上的选择和取舍。
过于繁琐的重复的人物和战斗情节，有的被删去，有的被合并，当然有的也有所加强。
为了反映整个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情况，有些地方又把它丰富和发展了。
尽管如此，知侠还是以他们真实的斗争发展过程为骨胳，以他们的基本性格为基础来写的。
老实说，书中所有的战斗场面都是实有其事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鲁南枣庄矿区有一批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由于不堪日寇的屠杀和蹂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秘密地组织和武装起来。
他们杀鬼子，夺取敌人的武器，发展成一支短小精悍的游击队，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在临枣线上展开武装活动。
以后他们又西去临城附近，以微山湖为依据，坚持津浦干线的对敌斗争。
在斗争中，他们发挥了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和顽强的斗争意志。
几年来他们在铁路线上破铁路、撞火车、夺物资，在火车上打歼灭战，创造出许多惊人的英雄事迹。
敌人也曾疯狂地对他们反复进行“清剿”、“扫荡”，组织无数特务队对付他们，但都被他们一一粉碎。
铁道游击队迎接了最残酷的考验，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最后迫使近千的鬼子铁甲列车部队，向他们投降。
日本鬼子投降后，蒋敌伪合流，进攻解放区，他们又顽强地进行阻击战。

<<铁道游击队>>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王强夜谈敌情 第二章　老洪飞车搞机枪 第三章　合伙开炭厂 第四章　来了管帐先生 第五章　政委和他的部下 第六章　小坡被捕 第七章　血染洋行 第八章　山里来了紧急命令 第九章　票车上的战斗 第十章　初会微山湖 第十一章　夜袭临城 第十二章　敌伪顽夹击 第十三章　进山整训 第十四章　出山 第十五章　渔船上第十六章　小坡和王虎 第十七章　地主 第十八章　在湖边站住脚了 第十九章　打冈村 第二十章　六孔桥上 第二十一章　松尾进苗庄 第二十二章　站长与布车 第二十三章　拆炮楼 第二十四章　微山岛沦陷 第二十五章　她的遭遇 第二十六章　三路出击 第二十七章　掩护过路 第二十八章　胜利 后记 新版后记《铁道游击队》创作经过

<<铁道游击队>>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王强夜谈敌情　　到过枣庄的人，都会感到这里的煤烟气味很重，煤矿上那几柱大烟囱，不分昼夜的“咕吐、咕吐”喷吐着黑烟，棉絮似的烟雾，在山样的煤堆上空团团乱转。
附近人家的烧焦池也到处冒着烟。
还有矿上的运煤车和临枣铁路的火车，不住的向天空喷着一团团的白云。
这四下升起的浓烟密雾，把枣庄笼罩起来，人们很难看到晴朗的蓝天，吸到清新的空气，走到哪儿都是雾气腾腾。
风从山样的煤堆上吹来，带着煤沙到处飞舞，煤沙细得打到人的脸上都不觉得。
人们从街上走一遭回来，用手巾往脸上一抹，会看到白毛巾上一片黑灰。
白衣服两天不洗，就成灰的了。
下窑的和装卸煤车的工人，在露天劳动的脚夫，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整天在煤里滚来滚去，不仅手脸染黑了，连吐出的痰都是黑的。
他们也不习惯时常去擦身和洗衣，因为很难洗得清爽。
就这样，他们一年到头手脸黑，穿的黑，有钱人就叫他们“煤黑”。
　　旧社会有多少不平事！
正是这些“煤黑”创造了枣庄的财富。
那山样高的煤堆，是他们从深黑的炭坑里挖出来的。
又是他们把煤炭装上火车，运往四方，供给工业的需要，和万家住户的烧用。
可是这些财富都被老财们掠夺去了，被卑视和受苦的却是这些“煤黑”。
日本鬼子占领枣庄以后，夺去了煤矿，许多有钱的先生们，在鬼子的刺刀下为敌人服务。
又正是这些“煤黑”们，扛起了枪杆，成立了游击队，打击敌人。
我这部小说就是写这些“煤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怎样对敌人展开轰轰烈烈的英勇斗争，他们在敌占区的枣庄、临城，津浦干线和临枣支线铁路两侧，把鬼子闹得天翻地覆，创造了很多英雄事迹。
这是后话，现在暂且从头谈起：　　鬼子来了以后，中央军跑了，共产党组织了一批煤矿工人，拉到北山里，和八路军游击队汇合，坚持鲁南山区的抗日战争。
为了配合山里的斗争，和掌握枣庄及临枣支线敌人的情况，司令部派了两个精悍的游击队员回枣庄活动。
这两个队员一个叫刘洪，一个叫王强。
刘洪坚决勇敢，王强机动灵活。
他们都是枣庄人，过去在煤矿上干活，由于自小生长在这里，他们对矿上和铁路上都很熟悉，还练出扒车的本领。
他俩被派回枣庄后，山里的斗争就残酷起来，刚成立的八路军游击队，不仅时常遭到敌伪的袭击扫荡，而且还受到当地封建地主武装和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排挤。
在敌伪顽的夹击下，这支年轻的游击队经常吃不上，住不下，不得不四下分散活动。
因此，有半年的时间和刘洪、王强他俩失掉联系。
以后西边开来八路军一一五师两个主力团，打开了山里的局面，山里游击队才站住脚，司令部才又派人到枣庄和刘洪、王强联络。
　　这天傍晚，枣庄的烟雾显得更大，天黑得仿佛比别处早些。
煤矿上和街上的电灯亮了。
四下的烧焦池的气眼都在呼呼的窜着火苗。
远远望去，枣庄像刚开锅的蒸笼。
煤矿公司大楼上和车站票房上的太阳旗，像经不起这里的烟熏火燎似的，在迎着晚风飘抖。
西车站上守卫的日本鬼子的刺刀，在电灯下闪闪发光。
　　西车站下沿，就是枣庄的西郊了，这里有一个陈庄，百多户人家，大都是下窑的工人，和车站上的脚夫，还有几家炭厂。

这庄除了炭厂烧焦卖，各个住家也在烧，因为烧焦是死利钱，一百斤煤能烧七十斤焦，一斤焦能卖二斤煤钱。
七十斤焦就能买一百四十斤煤，所以烧一百斤煤的焦，净赚四十斤煤。
男人们下窑去了，女人们虽然忙着家务，但也会抽空在小屋旁边挖个坑，填上煤烧起来。
天黑下来，这个小庄子，到处都冒着烟，地上到处都喷着火苗。
因为这里和车站只隔一道小沟，车站上有鬼子，所以天一黑，街道上就没有人了。
天完全黑下来以后，从庄西进来一个人影，绕过两个焦池，来到一家大门前，他把门推开，走进院子里。
“老王哥在家吗？
”“谁呀？
”一个浓眉方脸的人，从有着灯光的西屋里走出来，他约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眨着黑黑的小眼，向院子里的来人望着。
在黑影里，他看到是一个穿着农村服装的人。
“我！
从南乡来的！
”客人走过来，一把抓住主人的手说，“老王！
你不认识我了么？
”王强嘴里咕哝着：“是谁呀！
”把头伸到对方的面前，仔细打量着，又把他拉到灯亮处再一看：“咦！
”他扬着浓浓的眉毛，咧着嘴巴狠狠的咦了一声，双手抱住了对方的臂膀，把客人拉到屋里。
“啊呀！
原来是你呀！
老周！
你怎不早说呢？
真想不到呀！
……”显然王强对老周的到来，感到说不出的惊喜。
忙从袋子里掏出香烟，自己用火点了两支，把一支递到老周的嘴上，看看家人正在吃饭，他便拉着老周的手说：“走！
到那边炭厂小屋里去！
咱们好好拉拉，回头找到老洪，咱们痛快的喝一气！
”两人出了门，摸黑向右走了十多步，在一个栅栏门边停下。
老周往里一望，这是一个四周围着短墙的小炭厂。
中间有个炭堆，旁边有些筐筛铁铲等工具。
院子四周靠近短墙的地方，有几个焦池在熊熊的烧着。
所以这里显得烟气特别大。
老王开了栅栏门，他们走进一间矮小的黑茅屋里。
王强点上了灯，说：“这里还僻静些，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我去找老洪去，马上就回来！
”老周知道这老洪就是刘洪，因为在一块时候长了，叫顺嘴了，就把刘洪叫成老洪了。
虽然刘洪和王强的年纪差不多，可是都叫他老洪，这里边也包含着尊重的意思。
他俩被派到枣庄来以后，原是由刘洪负责，因为老洪没有家，所以将联络点设在王强家里。
老周问：“老洪住在哪儿？
”“就在这里。
”王强指着东边那个地铺说，“我们两个，都住在这里。
有时我也到家去住。
”说着就出去了。
老周看看这小黑屋，确有两个地铺，临门一张小桌，两条粗板凳，屋子当中砌着一个火炉，窗台上有些锅碗盆罐一类的东西，显然他俩也是在这里做饭吃的。

他和老洪、王强过去在山里，曾在一个连队里作过战。
他看到这些摆设，想到刚才王强乌黑的面孔和满身的煤灰，他感到对方真成了一个道地的枣庄人了。
老周不由得回想起在山里一道打游击的时节，初进山时，老洪、王强他们的脸也是黑的，以后用山沟的水渐渐的洗干净了，由于常睡草铺，衣服上的煤灰味换上枯草味了，只是在密密的布纹里，还有着些看不出的煤灰，直到换上了军装，身上才完全看不到煤的痕迹了。
唯一的就是眉毛黑，只有在那眉毛中间还隐藏着些微微的煤污。
现在为了执行党的任务，他们又生活在这煤灰里了。
　　外边的夜没有山里宁静，火车在轰隆隆的响着，远处还隐隐的听到矿上机器的嗡嗡声，老周想到过去他们在一块的生活，他很想马上看到老洪。
记得队伍一拉进山里，老洪就是连里出色的班长，以后被提拔为排长。
他有着倔强的性格，个子虽然不高，可是浑身是劲，只要见到他发亮的眼睛一瞪，牙齿一咬，就知道他下了决心，任何困难都会被他粉碎。
有一次他们被敌人包围，他用一挺机枪掩护了整连的撤退。
他趴倒在坟头上，打倒了十多个敌人，最后灵活地避开敌人的火网，安全的追上队伍。
老周想到这里，他真想马上见到老洪，心里才感到松快。
　　不一会，王强回来了。
一手提着瓶烧酒和一大荷包熟牛肉，另一手提了一手巾烧饼，放在桌上。
　　“找不到老洪！
一到天黑，你别想摸着他的脚迹！
”王强斟了两杯酒说。
“咱不等他吧！
你也许早饿了，一边吃着一边拉吧！
”　　“外边……”老周警惕的向门外望了一眼。
　　“没有什么！
我进来时，把栅栏门扣上了，老洪回来会叫门的。
”王强说着把门掩了，并笑着问老周：　　“你啥时回来的？
山里怎么样？
”　　“我回来四五天了，”老周把声音放低些说。
“咱们山里的队伍已经整编，义勇军改为苏鲁支队，从枣庄拉出来的煤矿工人支队，编为三营，还是我哥周震当营长。
因为鬼子常到山里扫荡，国民党地方顽固派的部队，又常给我们摩擦，所以部队流动性很大，一方面防鬼子，一方面还得防这些反共的龟孙。
你知道咱这个部队刚成立不久，武器还不齐全，活动的地区又小，因此司令部就派我回来，通过我哥哥的关系，在家乡活动。
因为他在这一带威信很高，咱们三营又都是这一带的人，地方群众关系也好，我们计划在南山一带秘密的建立起一小块抗日根据地，以备咱们部队遇到紧张情况时，可以跳过来隐蔽的休整一下，再投入战斗。
要知道敌人在山里扫荡的越残酷，插到这敌据点附近，就越安全呀！
”　　“对！
”王强连连点头说，“应该在南山一带开辟一下。
以后咱们的三营过来，老洪和我也可以在火车上搞些东西，接济接济部队。
说实话，屯在敌据点里也真想咱们的部队……”　　听到王强说要搞火车接济部队，老周正嚼着一块牛肉，他笑着说：“那再好也没有了。
山里的部队的确很困难呀！
部队派你和老洪回来，好几个月没有音讯，司令部很担心，生怕你们遭到危险。
……”　　王强摇了摇头说：“没啥危险。
只怪我们没有和上级联系上。

可是，我们有啥法子呢？
我和老洪都不识字，又不好找人写信，我们去吧，又不知道部队住在什么地方。
”　　“我这次出山，司令部特别叮咛我找你们联系，看看你们活动的情况怎样，还嘱咐如果你们和山里直接联系有困难，就到西南山边小屯去联系，我家就在那里，离这七八里路。
我那里经常有交通①和山里联络。
我到这里来的主要目的就是和你们接上头，了解下你们活动的情况，好向山里作汇报。
”“这太好了。
过去我们和山里断了信，可把人憋死了呀！
像两个没有娘的孩子似的，我和老洪老蹲在一起喝闷酒。
这一下可好了。
今后有啥事，就到小屯去找你们和山里联系吧！
”说到这里，王强兴奋起来了，他举起杯子说：“干一杯！
”两人就一饮而尽。
——————————————————-　　①抗日时期称联络员为“交通”。
　　他们一边喝，一边谈。
老周的脸色已有些红红的了，可是王强的脸色没有变，只是一双黑眼里有点水漉漉的。
老战友分别大半年了，乍一见面有说不出的高兴，尤其是在这敌人的据点里会见更不容易，再加上王强和山里失掉联系，现在接上关系的兴奋心情，所以两人就越喝越有劲。
老周的酒量比不上王强，可是也喝的不少。
接着他就吃烧饼。
饭后，两人点上了烟，隔着小窗，望到外边，天已阴起来，老周转过头来说：　　“老洪怎么还不回来呢？
”　　“他可没个准，常常到半夜才回来。
”　　“那么，你就先谈谈吧，你们到枣庄后，这几个月来的活动情况怎样？
”　　“还是等老洪回来谈吧，啥事都是他领着干的，我又说不好。
”　　“你先就知道的谈谈，老洪回来再补充一下就行了。
老王，就我个人说，也很愿意早听听你们在这里的情形，老王，开始吧！
”　　“怎么个说法呢？
又从哪谈起呢？
”王强愁得抓着头皮说。
“咱这些老粗，叫干点什么还可以，要是叫用嘴说，那就难了。
”“随便谈谈吧！
想到哪就说到哪。
先说，你们从山里回到枣庄，怎样安下了身，还有敌人的情况，你们进行了哪些活动。
”老周笑着说。
　　“好！
”王强咳嗽了一下接下去，“先说怎样安下身么？
那还不容易，我俩都是枣庄生的人，自小在这里长大，老洪虽然没有家，可是早年咱在一块下窑，他常住在我家，像我家的一口人一样，这事村里人谁都知道。
所以没几天，我们都弄来了‘良民证’。
　　“住下以后，找个什么营生来干呢？
年轻人没有正当职业掩护，是会惹起怀疑的。
过去我俩下窑，现在鬼子又开了工，正用人，一去就行。
可是老洪和我商量了一下，我们都不愿意去干，要说往年下窑苦，四块石头夹一块肉，现在鬼子可更狠，他只要你多挖煤，可不管你的死活，一不小心，轻则皮鞭抽，重则刺刀捅。
鬼子在公司四下设着岗，谁敢动一动，就机关枪嘟嘟。
说到工钱，少得顾不上吃。

过去一些老下窑的都不去干了。
逼得鬼子没办法，从山里和河北抓来成千的俘虏，到矿上作苦工，四下安上铁丝网，每天只给几个黑窝窝头。
老洪那个烈火般的脾气，他哪能受那个气呢？
同时我们到这里的任务，还是偏重干军事方面的。
下窑被困在里边，什么都不能做。
左思右想危险多，好处少。
所以我俩决定不去搞那老营生了。
“干什么呢？
老洪说：‘吃两条线！
’白天在这小炭厂名义上当伙计。
晚上，他就去约合一班子人，扒鬼子的火车。
说起吃两条线，你恐怕有些不懂。
你知道火车道的铁轨不是两条么？
两条线就是铁路的意思。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铁路就吃这两条线呀！
往年下窑出苦力，顾不上生活，挖的煤像山样高，一列列火车日夜不停的往外路运，大肚子赚的钱数不完，福享不尽，难道我们瞪着眼望着用自己的双手挖出来的煤炭，像流不尽的水样的运出去，而我们就老实的饿着肚皮么？
我们饿极了，就扒上火车，弄下几麻包烧烧，或者去卖几个钱维持生活！
难道这不应该么？
说起这班扒车的人，都很有种，飞快的火车一抓就上。
老洪扒的最好。
有时在火车上遇到押车的车警，就得拼命。
有次老洪被车警用炭块打破了头，直到现在脸上还留下一块黑疤。
他急了，以后上车就带着刀子，他说刀子有两个用处，可以割断麻包上的绳子，又可以捅车警。
这一来押车的车警软了，因为这些家伙都怕死的。
经过车上一些人说合，以后这班子扒车的，送几个钱给他们，他们也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打马虎算了。
这班穷兄弟都很服帖老洪。
因为他勇敢、讲义气，扒车又扒得好，能为穷兄弟们撑腰。
遇事，老洪一叱呼，说干啥就干啥，像一群小老虎似的。
这次回来，他又想起搞火车了，他说：‘搞鬼子的更应该！
’老洪的意思是想领着这一班子人打鬼子。
老洪就这样住下来了。
“我呢？
开始和他们一道搞车，可是想想，这也不是个长远办法。
以后我就利用我父亲的关系，到车站上去干了脚行，推小车运货出苦力。
因为我父亲过去在车站上下大力干脚行，以后当过脚行头，现在老了，不能干了，经他一说我很容易的就上去了。
开始老洪不同意我干，他说：‘你干那个有啥意思呢？
出力受气，还是扒车来得痛快，你没钱我给你。
’可是以后他就同意了。
因为我在车站上干活消息灵通，不但能了解鬼子的动静，而且车站上装卸货时，货物都经我的手，每一趟火车装的什么东西，我都知道。
遇到机会我就告诉他们，他们去搞车，一搞一个准。
……”说到这里，老周打断了王强的话，连声叫道：“好！

好！
”他听到他们搞车的情形，听得很入神。
过去他们在山里打游击，有时闲下来，也谈谈在枣庄时的情况，也听说他们会扒火车，可不知道里边还有这些详情。
老周望着王强接上一支烟，听他说下文。
“以后脚行的活就更多了，鬼子在站台对过，开了一个国际洋行。
就像中国的转运公司一样，可是又不大像，因为它的权力很大。
枣庄煤矿所有运出去的煤，从外边运进来的东洋货，和四乡收买来的粮食，都得经过这个洋行。
商人往外发货，都得向他们要车皮。
“洋行里有三个日本鬼子当掌柜的。
他们都是在侵华战场上打伤的军官，不能随军队杀中国人了，就下来做买卖，吸中国人的血。
听说大掌柜是一个大尉。
我亲眼看到，亲手摸到，鬼子是怎样将中国的财富，煤、粮食，不分昼夜的往外运，像淌水似的。
多心痛呀！
接着又把些熊东洋货源源不断的运进来。
这一切都是经过我们手装卸的。
三个杀够中国人的日本掌柜的，养的胖胖的。
他们有薪水，从奸商手里大把捞钱，还克扣我们脚行。
照例，外来的货到站一落地，每件就是落地税一毛；脚行运到货栈定价一毛，洋行抽两分；从货栈出站交给商人，也是一毛，洋行还得抽两分。
就这样一件货到站，他们要抽一毛四分，这些都是鬼子掌柜的额外收入。
每天运下那么多货，他们还不发财！
洋行成立不久，由于货太多，他们从站上脚行，抽出五十辆常备小车，每天到洋行听候使用。
我被抽上了，编队的时候，选二头，因为大头是鬼子担任，由于我父亲过去是老脚行头，大家都推我作了二头。
每天领着小车队给鬼子装卸货！
”　　说到这里，王强皱着眉头，对老周说：　　“老周！
你说，我过去在山里咱队伍上当班长，现在竟给鬼子脚行当起二头来了。
这不是笑话么？
”　　王强说着，又从瓶里倒了一大杯酒，狠狠地灌下去。
老周发觉他的脸色很难看，知道他心里不舒坦，便安慰他道：“为了工作才这样。
”　　王强点点头，大声的说：“要不是为了工作，谁干这个！
”老周说：“你们不但干得对，而且把自己安置得很好。
老洪那一伙能扒车的，将来组织起来，在火车上很有用；你在车站上，和鬼子打交道，了解敌人的情况，这也是很要紧的。
那么，现在谈谈敌人在枣庄的情况吧！
”　　“说到鬼子么？
”王强骂了一声“奶奶”，又说下去：“大部分住在公司里，车站上。
洋街住着鬼子的宪兵队。
现在又正在南马道一片空地上修大兵房，看样子还有大批的鬼子要来。
枣庄街也成立了维持会。
汉奸每天办保甲，十家连环保，一家出事九家受累。
居民都领良民证。
鬼子整天出来，在街上抓人。
夜里冷不防就查户口。
大队的鬼子，三天两头出发，到山里扫荡，一回来就绑着一串一串的老百姓。
起初送到宪兵队审问，一进去很少能活着出来的。

以后捉的人干脆送到南马道大兵营了，那里四下用电网铁丝网围着，光见用汽车往里边拉，就没见出来的，枪毙了，也得有个响声呀！
住在附近的老百姓，在夜里经常听到凄惨的叫声。
以后从一个翻译官口里漏出来：这些运进去的中国人，都叫洋狗咬死，刺刀穿死。
鬼子在夜间把捉去的中国人绑在木桩上，给鬼子新兵练刺刀，训练洋狗。
那里有几十根木桩，挖了好几亩大的土坑，穿死，咬死就扔进去，撒上一层土，再扔进一批，又添上一层土，你说鬼子多残忍！
……”　　王强说到这里，他的眼红了，里边像有一团火在燃烧。
他愤愤的提起酒瓶又倒了一杯，像喝白水一样喝下去。
他干咳了两下，又接着说：　　“还有，煤矿上有个医院，鬼子占了改作军用医院，给负伤的鬼子治疗。
原来在这医院的中国大夫大部分被撵走了，都换上日本医生。
中国人也留用了几个，不过都驱逐到外边住。
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睡觉。
开头这些中国大夫还没觉得什么，可是以后渐渐注意一件事，就是早上一去上班，总见手术室地板刚用水洗过，可是墙角，手术台脚，没擦洗的地方还残留着血迹。
天长日久都是这样，中国大夫感到很奇怪，难道鬼子每天晚上都开刀动手术么？
可是病房的鬼子开刀的并不多呀！
没过多久，这个谜就被附近的老百姓揭开了。
每天夜里都有汽车到医院来，天快亮的时候，汽车又开走了。
有一个老百姓偷偷的隔着窗户往外看，只见开来的汽车，装的都是绑着的中国人。
他心里想，鬼子难道还有好心肠连夜的给中国人看病么？
可是天快亮，汽车开走时，车上却不见人影了，只见那么多麻袋包，血顺着麻包往下流，里边装的什么呢？
原来鬼子把捕来的中国老百姓，供鬼子大夫作活的解剖。
你说日本鬼子狠不狠，毒不毒！
……”　　王强砰的一声，捶了下桌面，酒杯子被震得跳起来，他被怒火烧红的眼睛里泛着泪水，望着老周。
老周的脸色铁样的严肃，沉重，他的心被王强所讲的鬼子的残暴所激怒。
他想到鬼子在山里扫荡时抓来的根据地的老百姓，原来都是这样悲惨的死在这里。
小黑屋里沉静下来，只听到外边矿上的机器的嗡嗡声。
就在这沉静的夜里，也许鬼子又在大兵营、宪兵队、医院里残暴地屠杀着中国人。
王强沉默了一会，又说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是个中国人，能平心静气么？
老洪那个脾气，你是知道的，鬼子这样屠杀中国人，他还受得了？
我们出山时节，带回了一棵十子连的手枪。
我们人少枪少就小干，一有机会，我俩夜里带着它，去摸鬼子的岗哨，混过去，打倒就跑。
鬼子戒严、查户口，他能查出个屁？
我们都是本地人，又在夜里人熟地熟，他有什么办法，就这样，我们也干了几回，消消肚里这股闷气。
白天我还是照常到站上，领着小车队在洋行值班，和那三个鬼子掌柜的打交道。
可是自从我知道那些黑夜里的屠杀以后，我见了鬼子掌柜的心里就冒火，心里说：‘我啥时候杀了你们这些龟孙，心里才解恨！
’一天，老洪对我说：‘老王，咱们干了他们吧！
’我说：‘行！
’老洪叫我侦察一下，在一天夜里，老洪约了人就把这三个鬼子军官杀了！
”　　“啊！
杀了么！

”老周沉闷的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
“当然杀了！
老洪干事从不拖泥带水，他说杀哪个，还跑得了么？
”　　“好，好，杀得痛快！
”老周听了王强说半天鬼子屠杀中国人的残暴，心里一阵阵发沉，像坠了上千斤的石头，这一听杀了三个敌人，才出了一口气。
　　“说杀了三个是假的，”王强笑着说，“杀了两个半，有一个没杀死，第二天又活了，这只怪我，惹起以后不少麻烦来。
”“你说说，你们怎么去杀的！
”老周想听个详细。
　　“是这样。
”王强慢慢的说下去：“我不是小车队的二头么？
每天晚上九、十点钟左右，站上的货车都装卸完了，大伙都换班回家了。
可是我还得去跟鬼子三掌柜金三结帐。
当天装多少件，卸多少件，工友该分多少钱，我领了再发给他们。
就这样我和三掌柜金三混得很熟。
有时晚上结完帐，他也留我坐一会，给我一支烟，递我一杯茶，拍着我的肩头笑着说：‘王的，你的好好的干，以后我提拔你大大的！
’我知道这是他拉拢我，好让我俯首贴耳的为他们效劳。
我就应付着说：‘谢谢，太君以后升官大大的！
’他听了也高兴的哈哈大笑。
平时我也帮他扫扫地，倒倒茶，把他的屋子收拾一下。
日子长了，到各个屋子里出出进进，鬼子也不避讳。
有天晚上，是个机会，我和鬼子三掌柜结帐结得晚了，大约有十点多钟，大掌柜、二掌柜都睡下了，这个矮胖子的金三打着呵欠也想睡，我装着收拾东西推延着时间。
等三掌柜也睡下了，我把电话机偷偷的搬到离床远些的地方，就把大门倒挂上走了。
　　“当晚我找到老洪，把情况一谈，他说：‘干！
’我说：‘行！
可是枪呢？
’有三个鬼子，我们两个人一棵枪是够搞的。
搞不利索，洋行对过就是站台，站台上驻着鬼子，并有流动的哨兵，是容易出危险的。
老洪说：‘枪不够，用刀砍！
再找个帮手就行了。
’我俩商量着去约彭亮。
他平时也和我们一道扒车，很勇敢，他一口答应了，愿意和我们一道去。
三个人一棵短枪。
三把大刀对付三个鬼子，一个人打一个正好。
可是又一想，洋行离站很近，枪一响，站台上的鬼子听见，用机枪堵住门怎么办？
商量了一下，进去都用刀砍，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放枪。
我头里领路，夜十二点以后，我们就到洋行去了。
　　“他们在一个拐角黑影里等着，我悄悄的摸到门口，把大门弄开，让他俩偷偷溜进去，我用手指着南屋，南屋的门是往两边拉的，他们不知道怎样开法，我上去，把门用力往两边一拉，拉开了，屋里的电灯还雪亮。
我一愣，老洪带着彭亮早跃进去了。
只听得其哩格叉，鬼子一阵乱叫，等我跳进去时，两个鬼子已被他们砍翻了。
另一个鬼子用被子裹着头，滚到地上乱叫。
我急了，夜深入静，声音传得很远，不能让他叫下去。

我跑上去，对着裹被子的鬼子照头照胸打了两枪。
枪一响，我们就溜走了。
我们汗流满面的跑回家里，听听车站上，并没什么动静。
原来，在屋里打两下手枪，外边听不清楚。
所以车站上的鬼子并没有发觉。
事办得倒还利索，很痛快。
这三个不知杀了多少中国人的日本鬼子军官，总算没逃出中国人民的手掌。
“可是，我躺在床上，又一寻思，一个心事缠得我一夜睡不着觉，第二天怎么办？
去上班还是不去呢？
不去吧！
准惹起怀疑，平时都是一早按时到车站上值班，怎么就偏偏这夜出了事就不来了呢？
不用说，不等吃早饭，就要被抓去了。
反过来一想：去吧！
杀了鬼子，心里总是一个事，一露出不自然，就出毛病。
最好的办法是晚上逃出去。
可是这一跑可就证实了，家里人准受连累。
连夜和家人一道跑出去吧？
鬼子四下有岗，不好出去，天已快亮，也来不及了。
我翻来复去睡不着，就去找老洪，要他给拿个主意。
我就是有这个毛病，啥事也能干，就是拿不定主意，要是灾祸真临到头上了，我也能对付过去，就是在事前事后多犯寻思，老洪说我太犹豫。
可是我一见老洪的眼睛一瞪，也就有信心了。
所以我一有磨不开的事，就找他商量。
一见到他，老洪说：‘这点小事，你嘀咕什么呢？
他又没有抓住你的手，怕什么？
’我说是呀！
他说：‘这三个鬼子还不该杀么？
’我说该杀呀！
他就说：‘那你明天就理直气壮的上站去，啥事不要怕，越怕越有鬼上门！
’老洪的话也对呀！
他这一说我心里踏实了。
第二天一早，我像没事人一样到车站上去。
“在站上，我点了点人数，小车队的人都来齐了。
我说：‘走！
到洋行去看看，今天运啥货！
’小车吱吱呀呀的都到洋行来了。
一看，大门半开着，我心里有数呀！
平时都是小车在外边等着，我一个人进去找三掌柜。
这次我约了几个人一道进去。
我先带他们到帐房。
这里没有一个人，我坐下来，叫他们：‘到南屋里去看看三掌柜的起床了没有！
’他们都到南屋去了。
只听一阵啊呀声跑回来：‘二头！
鬼子叫人杀了！
’我故意装着不懂，问：‘什么？
大惊小怪的？
’他们说：‘鬼子掌柜的不知叫谁杀了。

’我急忙站起来说：‘真的么？
哪有这种事！
跟我去看看！
’他们都要跑，想离开这是非之地，可是被我喝住了：‘事到跟前，你们跑还行么？
一个都不准跑。
’我就往南屋走去。
其实不看，我也知道发生什么事，不过一进门，却使我大吃一惊。
大掌柜、二掌柜都死了，可是鬼子三掌柜却满头是血的坐在炕上。
原来夜间我进去打他时，他早吓得蒙着头，裹着被子在地下滚，使我的枪没打准。
头上那一枪，只在头皮上穿了一道沟，胸部的那一枪，由于他一滚，子弹从肋骨间穿过，却没打中要害，当时他是昏过去了，天亮时苏醒过来。
由于他蒙着头，我没能打死他。
可是也正因为这样，他也不晓得是我干的。
所以我一眼看到他坐在炕上，虽然心里吃惊，可没敢流露出来，就假装惊慌的急忙跑上前去，叫着：‘太君！
怎么了呀……’三鬼子说：‘夜里来了土八路，王的！
你打电话！
’我马上打电话给宪兵队，报告洋行出了事，又打电话给医院，叫派人来。
不一会大队鬼子开来了，机关枪四下支着，鬼子端着刺刀围住院子，宪兵队进南屋检查，这时有些脚夫都偷偷的溜跑了，可是我硬拉几个人，在院里院外忙着，医院的汽车来了，我帮着把鬼子三掌柜抬上汽车，他临上汽车，看到我累得满头大汗，拍着我的肩说：‘你的好好的，我医院的出来，干活大大的……’我说：‘好好的，干活大大的！
’送他进院了。
……”　　老周完全被王强谈的杀鬼子的故事所吸引住了，一听到鬼子送进了医院，他才松了一口气，说：　　“真危险呀！
以后没有什么事了吧？
”　　“没有什么事？
”王强眨着小眼笑着说，“危险的事还在后边呢？
你往下听吧！
”他又接下去说：　　“我在回来的路上，狠狠的吐了两口唾沫，心里说：‘奶奶个孙，鬼子才真是为钱不要命哩！
’当我开始看着他满头是血，坐在炕上的时候，他样子很泰然，好像眼前的两具尸首，和他自己身上的伤，并不算什么似的，一点也看不到难过的样子。
当时我就奇怪，也许是这些鬼子军官，打咱中国，杀人杀得太多了，手上的血也沾多了，看见血不算回事。
可是等我送他上汽车，听他说干活大大的，我心里才明白了。
原来洋行里大掌柜和二掌柜的权力很大，赚钱很多，三掌柜的官最小，常作杂活，不被重视。
所以这一次他没被打死，满脑子金票的飞舞，代替了伤口的疼痛。
他完全被一个欲望所占有，大掌柜、二掌柜的死，不但没使他难过，相反的却感到幸运，因为他的伤好了，就有希望作洋行的大掌柜了，今后可以大把的抓金票，发财。
要当大掌柜，就离不开这班脚夫替他出力。
他临上车要我好好干，就是拉拢我，要我今后为他出力。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想鬼子总不会甘休的。
准要开始捕人了。
我也特别警惕。
因为平时打一次岗，第二天就戒严，查户口，逮捕人，闹那么大动静。
这一次白白丧失了两个军官，就会拉倒了么？

不会的。
可是一天，二天，三天都过去了，没有一点动静。
车站上的鬼子像没事似的，每天还要我们装卸货。
开头几天，有些胆小的，从那天见到鬼子的尸体后，就吓得不敢来了，怕受到连累，因为是我们一早发现的，容易惹起鬼子的疑惑。
可是后来，看看没有什么事，就都又推着小车上站了。
第四天人到齐了。
我们一早正在车站上搬运货物，突然鬼子的骑兵包围了车站，四下架起了机关枪，我们所有的脚行，都被赶上了汽车，一直拉到宪兵队去了。
“我在汽车上，看看所有被逮捕的人，只有我一个是参加这次事件的。
我心想这次可完了。
到了鬼子的宪兵队，不死也得剥一层皮。
人们一提到宪兵队，头皮都会发麻。
一进去，我们都被关进一个大院子里，地上铺着煤渣，鬼子端着刺刀，逼着大家脱下衣服，跪在煤渣上听候审问。
每个人的膝盖都被尖利的煤渣刺得血呼呼的流。
我是二头，还没等脱衣服，就被第一个喊去审问。
鬼子宪兵队长亲自问案，旁边站着中国人的翻译官。
宪兵队长问我：‘你的二头的？
”我没鞠躬，只点了点头，回答说：‘是！
’惹怒了旁边的翻译官，他想对鬼子讨好，给我一个下马威，只见他飞起一脚向我后腿踢来，并用手向我前胸一推，想把我甩个倒栽葱。
可是我眼快，急用手向上一架，右腿猛力往后一蹬，只听扑通一声，翻译官仰面朝天甩到地上。
我愤愤的低声骂他：‘你是不是中国人？
’翻译官恼羞成怒，从地上爬起来，正要去抽东洋刀劈我，被鬼子宪兵队长拦住：‘你的不好，滚的！
’骂了翻译官一句，就拉我到屋里去了。
他很客气的把我让到椅子上坐下，说：‘刚才翻译官的不好，你的不要见怪；洋行的事，你的知道？
’我说：‘我不知道！
’宪兵队长翻了一下白眼，不相信的摇了摇头：‘你的二头的，洋行常常的在，这事你一定的知道。
’他的眼睛狼样的盯住我的脸。
我用眼睛迎着他说：‘我真的不知道。
’鬼子的脸马上沉下来，在屋里走了一遭，然后站在窗前，指着玻璃窗外边一群跪着的人，对我说：‘他们里边谁的干活的，你的知道？
说了没有你的事。
’我摇摇头说：‘太君！
那天晚上，我住在家里，没在车站上，我哪里能知道是谁干的呢？
我不知道。
”我这第三个不知道，使这个宪兵队长暴跳起来，拍的一声，捶着桌子，茶杯被震翻了。
他刷的从腰里抽出洋刀，把刀放在我的脖子上，我的心一凉，耳边听到他叫着：‘你的二头，不知道，要杀了杀了你的。
’我心里说：‘反正完了，’就又摇了摇头。
可是，他的刀并没有砍下去，因为他问不出什么，是不会轻易杀了你的。
“这时，外边又进来一个鬼子，宪兵队长就怒冲冲的出去了。
这新进来的鬼子满脸笑容，在我旁边坐下，从桌上茶盘子里，拿了两块茶点，送到我的面前。
我说：‘我不吃！
’他说：‘你要好好的说，皇军对你好处大大的。

不然，你要吃苦的有！
’我说：‘我不知道，能硬说知道么！
’鬼子冷笑着说：‘你愿意吃苦头，那么，好！
’他向外边咕噜了一声，两个武装着的鬼子进来了，手里拿着绳子，站在我的两边。
眼看就要动刑了，鬼子发怒的问我：‘你说不说？
’我说什么呢？
看看马上就要吃苦了，这时，我突然想起鬼子三掌柜的，我要用这个没被我打死的对头，来为我挡一阵了，行不行就这一着了，我就理直气壮的对鬼子说：‘太君，就这样吧！
我再说你也是不相信的，我请求太君打电话问问三掌柜金三就明白了。
我是好人是歹人，他很清楚。
出事的那天早上，我到洋行里去，还是我发现了这事情，又是我给宪兵队打电话报告的，我又打电话给医院叫来汽车，汽车来了，还是我把三掌柜抬上汽车，送到医院里。
这一些事是真是假，可以调查。
这事要是我干的，我还敢大清早到洋行去么？
我说这话如有一点假，可以打电话到医院去问问，三掌柜会告诉你底细的。
’不知怎的，也许是急了，当时我很能说话，一气说下去。
鬼子听了以后，顿了一下，仿佛认为我说的有些道理，果然，立刻从桌上拿起电话听筒，打起电话来了。
我听出电话里有三掌柜的回声了，我的心在跳着。
他们叽咕了一阵，鬼子把听筒放下以后，脸上有了笑容，很快的走到我的跟前来，握着我的手说：‘你的好人大大的，三掌柜的说你很好，好，你回去，没有你的事！
’“就这样，我就出来了。
我一边抹脸上的冷汗，一边心里说：‘被抓的那些脚行，他能问出个什么呢？
杀人的已放走了，他们这些人才真是不知道哩！
’还不是空折腾一阵子，又都放出来。
这些人虽然受了点罪，可是那两个鬼子军官，终究是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了。
杀鬼子的事，就是这样。
”老周一气听完王强和老洪杀鬼子的故事。
当他抬起头来，才感到天很晚了，听到外边呼呼的风声，风里夹着雨点，打着窗纸，远远的传来了隆隆的春雷声。
他刚才完全沉浸到故事里去了，一阵紧张，一阵高兴。
最后他对王强说：“老王！
你真行！
机动灵活，随机应变！
”“不！
”王强说：“行的不是我，而是老洪，枣庄哪次杀鬼子的事都少不了他，都是他领着干的。
……”王强的话还没有说完，只听到街上“拍拍”响了几枪。
王强急忙站起来，低低的说：“出什么事了么？
”接着又听到外边轻轻的扑通一声，一阵急遽的马蹄声，从小屋后的短墙外响过去。
王强赶紧吹熄了灯，小屋顿时变得漆黑。
王强低声对老周说：“鬼子的骑兵过去了，约莫又是在追捕人！
”他的话刚出口，小炭屋门吱咀一声开了，闪进一条黑影，王强问：“谁？
”“我！
”火柴擦的一声油灯点亮了。
他俩看到灯光下，站着一个人，正是老洪。
他比王强个子稍矮些，可是浑身都是劲，两只眼睛亮得逼人，他袖子上有片鲜血，手里提着矮枪，胸部不住的起伏着，王强问他：“老洪！

你怎么了？
”　　1987南洪点上一支烟，狠狠的抽了一口说：“刚才我打了鬼子一个门岗，叫鬼子的骑兵追来了。
”　　当老洪看到老周时，惊喜的上前，紧握着手问：“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　　“傍晚就来啦，已等你半天了。
”　　王强把老周来的情况，谈了谈，老洪连连点头：　　“这太好了！
”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编辑推荐

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